



Love  
never  
die

玄默著

# 此生不渝



编辑推荐 可以发送至10086  
和悦读 同步发行

继匪我思存后最暖伤女王玄默演绎极致深情

他们曾是青梅竹马，如今却互相折磨，  
也不肯相忘江湖。

如果这算一种深情，  
能否敌得过宿命？

附送《终身最爱》独家新番外  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L O V E N E V E R D I E

# 此生不渝

玄默 /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 ) 数据

此生不渝 / 玄默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 
2014.5

ISBN 978-7-5500-0892-2

I . ①此… II . ①玄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– 中国 – 当代  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2295号

# 此生不渝

玄默 著

---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刘云 唐运锋
选题策划	石颖 何亚男
文字编辑	何亚男
封面设计	北京弘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
邮编	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张	18
版次	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	320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500-0892-2
定价	26.8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-2014-54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  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录

L O V E N E V E R D I E



**楔子** | 001

**第一章  
浮生未歇** | 008  
他声音太好听，一点一点顺着她的呼吸声往下说，让她突然想起过去看到过的画面，清晨的海岸线，远方灯塔上唯一的一束光。

**第二章  
故人如昨** | 019  
阮薇等这一天等了这么久，真到这一刻，她心里疼，疼得揪紧了他的手，忽然又抱着他不肯放开，“有句话，当年我……没来得及说。”

**第三章  
破镜难圆** | 029  
阮薇深深吸气，眼睛都湿了，那眼泪就是流不出来，她咬着牙，硬逼自己开口：“你可以怀疑我任何事，就这一点不行！叶靖轩，我就是因为爱你，我爱你我才什么都肯为你忍！”

**第四章  
一生亏欠** | 037  
她的脸埋在他肩上，脸上湿湿凉凉的泪痕蹭在他身上。他声音里终于有了点笑意，和她说：“你从小就是这样，什么都听我的，就这事半点不能忍。你今天看见潇潇不痛快了，非要和我闹，是不是？”

**第五章  
我的女人** | 047  
叶靖轩心里空洞洞的，生生死死到这一步，什么难事他都不放在眼里，偏偏就对着阮薇，无论过去现在，他总也没办法。他只能慢慢地用手指抚着她的伤口，告诉她：“你以为这世界上，就你会骗人？”

**第六章  
各归其位** | 058  
她眼看车来了，临走往院子里看一眼，又和方晟说了一句：“不过我何必和她抢……他本来就是我的。”



# 目录

L O V E N E V E R D I E

**第七章 爱能成疯 | 067**

人活着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执念，珍惜现在，无非就是平淡相守。可是感情这东西说穿了，不疯魔不成活。

**第八章 无一幸免 | 078**

阮薇已经想过无数次告别的场面，到如今什么都平复下来。那拥抱最终是个安慰，她往后退，叶靖轩强留不住，只能握紧梳子站在原地。

**第九章 涕辙之鲋 | 087**

阮薇在医院里等了一天，她终于明白，严瑞是她最后仅存的退守，她只有这一点点坚强，如果他再出事，她这辈子就全完了。

**第十章 落子无悔 | 098**

叶靖轩皱眉，他从来不懂得掩饰，越看她眼神越直白，阮薇脸都烧起来，只能拖着那条又酸又疼的腿想要躲到厨房去，结果被叶靖轩直接拉住，摔在沙发上。

**第十一章 生死莫及 | 109**

到今天阮薇注定逃不过，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遗憾，而最让她伤心的事，莫过于她从小就知道，叶靖轩是真的爱她。

**第十二章 人之常情 | 120**

只是，他们有什么错呢？她想要叶靖轩，她曾经以为自己爱的只是他施舍的生活，如今却走不出来，而方晟永远是叶靖轩的影子，他只有资格站在他身后，这是方晟活着的唯一理由。他们贪生怕死，爱慕虚荣。可这是人之常情。

**第十三章 绕指柔 | 132**

他强势到不允许她退缩，他是她的男人，她的天她的地，什么也不准她想。阮薇最怕他这样，一下就满盘皆输，被他完完全全制住，全是他的气息，只能缩在他怀里……她实在没有心力计较别的，一下就软了。

# 目录

L O V E      N E V E R      D I E



## 第十四章 妃子笑 | 142

他又盯着她手里的荔枝，一个字不说。阮薇总算由他一次，照顾他那点大男子主义的心思，乖乖剥干净先递给他：“三哥先吃。”一碟晶莹剔透的果肉，正映着阮薇半边脸。岁月无惊，好像他们已经恩爱了一辈子，举案齐眉。

## 第十五章 没齿难忘 | 150

她想起过去南省的街，那几年缠绵的日子，她路过多少风景都不是一个人。叶靖轩从不会伏低做小，只对着她，从年少青葱到生死相依，每一句话都如誓言，没齿难忘。

## 第十六章 埋骨之地 | 161

那道墙把里外分成两个世界，外边人来人往，而院墙之内她却在受罚。叶靖轩身边的东西，就算是只狗，也要遵守叶家的规矩。幸亏夏潇是个女人，敬兰会有规矩不为难女人，否则她如今不仅仅是罚跪这么简单。

## 第十七章 无可违抗 | 171

阮薇明白，时间永远是旁观者，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他们自己承担。过去她在海边长大，很快她还会去有海的国度，前后这些年，孰是孰非，多少潮涨潮落，终究不再是同一片海。  
原来人的成长要靠谎言来成全，他们彼此有太多欺骗，最让人难过的是，全都因为爱。

## 第十八章 爱能恒久远 | 184

她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绝对不能让叶靖轩看见这里，一切都只差这一步，她把这座墓推平，就能把自己的心理起来，从此她就可以离开前半生的一切，安心远走。可偏偏就在今天，她回到南省，就像撞在网里的鱼，一步逃不掉。

## 第十九章 苦海难回 | 198

他追求过名利，可是三年了，叶靖轩是死过一次的人，他其实什么都不想要，只要阮薇平安无事。哪怕什么都变了，唯一不变的只有这枚婚戒，如今戒指上全是泥，依旧能看清钻石的光芒。



# 目录

L O V E N E V E R D I E

## 第二十章 色授魂与 | 213

他们之间有太多往事，爱可以原谅彼时莽撞，可以原谅日后阴谋，可偏偏世事让有情人分两端。他们错过的那些岁月，纵使温良如丝，也能灼身。

## 第二十一章 九死一生 | 224

可惜她是他的阿阮，他的牵挂。她不美，不好，也不听话，可他试过假装自己忘了她，最终还是在别人身上找她的影子，徒劳无功。爱就是这样，你爱一个人就好像突然有了软肋，也突然有了铠甲。

## 第二十二章 他会回来 | 242

爱一个人，就该相信他，千难万险，他会回来。

## 第二十三章 此生不渝 | 255

阮薇不知道叶靖轩在想什么，她还在念那个名字，有点怕冷，把脸躲在他怀里，最后她笑出声，闭上眼，听着他的心跳，轻声答应他：“好，念唯。”

这是他们的爱，此生不渝，此念唯一。

## 《终身最爱》 新增番外 | 263 《知足》

他很少说爱，但陪伴是人世间最长情的告白。  
这世界有一千种爱情，最幸福的莫过于，我知你爱我。

## 楔子

LOVE NEVER DIE

---

她记忆之中的南省，永远有让人燥热的太阳，仿佛一整个夏天永不过去。

那一年的九月份，天气依旧很热。

阮薇怕晒，只好披了外衣，还没走出院子，额头上就全是细细密密的汗。叶靖轩的车等在老宅外，见她出来就让小恩下来给她打伞。

艳阳高照，她走得更慢了，小恩小心翼翼地跟着，那模样把阮薇逗得直笑，她摇头说：“不至于，这么两步路。”

小恩年纪不大，过年才二十岁，小伙子一个，自己晒得直皱眉，还笑呵呵地回答她：“三哥说了，南边太阳毒，薇姐晒久了回去过敏。”说着还撇嘴做了个痒痒的动作，好像吓唬她。

阮薇不好让他为难，就说等她晚上做了梅子酥饼，让人给他送去，小恩高兴得直点头。

她坐上车，叶靖轩俯身过来给她系安全带，就算坐在后边，他也总是记得让她系好。他低头的时候刚好碰着她的脸，她躲着嫌热，可这人一贯不顾忌别人，想什么便非要做什么，他看她这样笑了，上了野劲儿，左右抓着她偏要吻过来。

前边的小恩脸都红了，低头装傻看手机。

阮薇被他闹得也不好意思，推开人看了看，叶靖轩今天出门就带了小

恩，她心里不太放心，问他：“真要去芳苑？”

“前两天让人去看了，都说今年蔷薇开得特别好。你好久没去过，今天我有时间，带你过去走走。”

她点头，刚好看见他身后的景色，窗外的阳光被车窗滤去大半，岛上还有旧时遗留下的街道，到如今都保留下了当年奢华腐朽的烙印。茂密的樟树不知已经长了多少年，根系庞大，两侧路上的石砖都被拱起一大片，只要气候好，它就能郁郁葱葱地一直活下去。

车子发动，阮薇看着两侧的树，忽然有些不安，她拉住叶靖轩劝：“芳苑在近郊呢，你身边就带一个人，谁能放心？”

叶靖轩偏过头看她，他少年时便已是南省有名的人物，曾祖母是动荡年代留在岛上的俄国人，传到他这一代，血统上的渊源都看不出什么，但人还是显得不太一样，男人有太过于昭彰的轮廓，总显得格外惹眼。

“谁有这个本事，让他试试，我还真想知道。”他正低头把袖口挽上去，口气戏谑，对她说的话毫不在意。

可阮薇认识他这么多年，最会掐他的弱点，非要和他说：“我都听见了，这两个月小恩一直在查会里藏的人，你非要现在出门折腾，我心里也不踏实，要不我们就回去。”

他忽然想起什么，看了看阮薇的腿，马上叫司机等一等，让小恩回去安排人。

车上安静下来，阮薇一颗心七上八下，明明开了冷气，她却开始觉得闷。叶靖轩伸手揽过她，她看他侧脸的轮廓，明晰而笃定，和这艳阳一样，从头至尾，从未动摇。

他以为她想起过去害怕了，缓了口气安慰，阮薇总算稍稍平静下来。

芳苑在市区之外，里边其实没什么好逛的，但年年都开蔷薇，越来越成气候，这几年有人投入资金翻修，连绵而出一苑的花海。

他们从大门进去，那天不是周末，下午两点，人格外少。两个人走了一段，只有小恩带着几个手下远远跟在后边。

丛生的花朵顺着铁架一直向小路尽头延伸，阳光充足，又有人精心养护，到如今，四周除了颜色浓郁的花朵，连其他的植物都看不清了。

阮薇一直是喜欢花的，风一吹过去，一整片天上人间，少见的紫色，颜色温柔，晃得人连心情都好起来。

阮薇长长吸了一口气，这样舒服而让人产生困意的午后，她总觉得有

些不真实，细细去想，或许什么时候她就做过这样荒唐的梦。

女人的愿望很浅显，只想这样一辈子。

阮薇抱着满怀蔷薇，这种常见的野生植物，就像她自己，原本就没什么依靠，原本就该自生自灭。

可是兜兜转转，最后绕不开一个他。

阮薇的腿平常不太方便，活动也少，但叶靖轩今天看她高兴，由着她向前跑。过了一会儿他开始不放心，怕她腿太累回去抽筋，于是干脆过去卡住她的腰，一提就把她带着提起来。阮薇吓得尖叫，人撞在他胸口，一下想起当年，他还是个少年，性子野，脾气又大，叶叔把棍子打断了都没有用，何况叶靖轩一见她就更加顽劣，就喜欢这么吓人，抓着闹着把她抱走才罢休。

阮薇脸又发起烧来，推来推去，叶靖轩根本不理她，直接把人带到旁边的亭子休息。

那位置刚好在花海正中，四面透风，原本好像还有游廊相连，但为了腾出更多空间种植蔷薇，廊柱早已拆除，只剩下几条残迹，绕着一座孤零零的亭子。

阮薇一坐下，只觉得连日光都显得格外温柔，她满心满眼迎着怒放的花朵，这景象，一点一点要把人的骨头都浸酥了。

她转过身，叶靖轩就站在她身前。她猛然觉得他和这画面一样，忽远忽近，仿佛过去早就在这里，只等她今天一头栽进来，所有的决定就都卡在她一念之间。

阮薇看他那双眼，他从小就闹，从小就疯，谁不知叶家最后养出只野狼，她有多么舍不得。

阮薇向他身后看，伸手抱紧他的腰：“靖轩，等过了年就放手吧，敬兰会在南省那么多人，随便交给谁去盯着，也不少你一个。”

叶靖轩抚摸她的头发，阮薇从小就不留长发。他想起什么，揽住她低声笑，伸手掐了花下来，扑簌簌都落在她身上。

花开堪折直须折。

总像他当年，叛逆又狂妄的少年，今时昔日，永远都在她梦里。

阮薇生怕他要反驳什么，又说：“在敬兰会，你一辈子只能提心吊胆走夜路，叶叔走了一辈子，我爸也走了一辈子，结果呢？我知道男人都爱这些，沾了就放不了手，可你……你想一想我。”

她说到最后几乎发抖，叶靖轩握紧她的手。

风渐渐大了，他一直不说话，直到她坐在那里都觉得有些凉，他才看着她说：“我就是为了你。”

她余光之中看见他身后的花丛微微颤动，眼泪都要落下来。

叶靖轩今天穿了件墨蓝的衬衫，还是她给他买的。阮薇看着他心里越来越沉，还要说什么，他却拿出一个戒指盒子。

阮薇忽然明白过来，拦住他的手，叶靖轩看她紧张的样子又觉得有意思，低下身揉揉她的脸说：“阿阮，嫁给我吧，早点让我放心。”

只是这世界上的事，偏偏就是那么巧。他一句话尾音还没落，远处就起了冲突。

阮薇看见花丛里冲出人，不过三两秒钟的时间就已经和叶靖轩的人对上，她甚至来不及再开口，枪声就响起来。

叶靖轩把盒子塞在她手里，她看见那些人全是便衣，刚要喊什么，他却已经一把捂住她的嘴。

风越来越大，他们刚巧就在四面都不安全的亭子里。他将她挡在怀里，声音出乎意料地稳：“别怕。”

该来的总会来。

小恩听见亭子这边动静不对，迅速带人冲过来，但四周的花丛里早就藏了人。小恩和自己人会合，挡在北面，护着他们大声提醒：“三哥！警方的人，从后边走！”

前几个月敬兰会在南省的两批货被扣，会里肯定混了线人进来，叶靖轩早有察觉，只是今天的事，未免做得太明显。

叶靖轩不再犹豫，挡着阮薇就要走。她太清楚他的行事作风，心里一急，抓紧他说：“别让他们开枪，和警方对抗的后果……”

她劝不下去，叶靖轩的口气已经冲上来，压下她的头不让她乱动：“我叶家人死了不少，但哪一个都没死在牢里！”

这一句话狠得像刮出血来的刀刃，一下一下往她心里插。阮薇咬着牙逼自己冷静，被他拖着往前去，她腿跟不上，犹豫了一刻，身后伴着枪声传来一声闷响。

“小恩！”阮薇几乎尖叫起来，她回过身看到小恩直挺挺倒在地上，脑后瞬间红了一片。

不远处还扔着小恩给自己打过的伞，而她刚刚答应这孩子，要回去给他送东西吃……这不过一时半刻，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死在面前。

那些血让她瞬间回到过去，所有感官几乎要被那些可怕的回忆扯断，只要叶靖轩一意孤行，这些可怕的噩梦就永远没完没了。

“别抬头，跟着我。”他竟然像没看见一样，率先挡着她往外冲。

警方从四周包围过来，不断大喊让他们先放弃抵抗。这么混乱的时候，小恩已经血溅当场，但叶靖轩竟然半点收手的意思都没有，他扫了一眼，让余下的人顶住。

阮薇再也没有迟疑的时间，忽然扣住叶靖轩的手腕。他原本下了亭子外的石阶，正伸手过来，这么危险的时候他还是想着她腿不方便，回身要抱她。

但阮薇却不知道哪里来了力气，拼尽全力反手将他的胳膊拧过，叶靖轩几乎怔住了，直到他被她借机制住，他甚至都没回过神。

她的动作显然受过训练，她回来这三年……

叶靖轩突然就明白了。

“听我说，让大家收手吧，只要你现在放弃……”她仓促之间还要劝他，却眼看着叶靖轩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深，到了这种时候，他的目光反倒一点一点静下来，静得让她心凉。

远处的人不断围过来，而他被她压住手，甚至没反抗，他只自嘲地说了一句：“原来是你。”

阮薇觉得自己胸口一阵一阵涌上什么，又苦又涩，让她哑到半个字都说不出，拼命摇头。叶靖轩突然沉下眼，抬起膝盖撞向她，阮薇到底是个女人，剧痛之下本能松开手，他就已经把她拉到怀里。

叶靖轩的呼吸就在她耳边，阮薇的脸刚好在他肩膀之上。她听着他的声音，目光正对上他背后围过来的人。

黑洞洞的枪口之下，还是这么好的蔷薇花海，一整片天上人间。

连天都蓝到让人绝望。

他说：“阿阮，演得真好。”

警方的人盯着他们厮打，表情变了，已经有人举枪瞄准。阮薇意识到他们这样太容易引起误会，挣扎起来要推开他，她想向身后的人解释，他不是在威胁人质……

可她根本就推不开叶靖轩。

他拼了那口气，一把掐住她的颈子，几乎咬着她的唇齿逼问：“你拿了戒指，还没答应我！”

她拼了命想抱紧他，可是来不及。

一声枪响，叶靖轩最后凭着本能一把压下她的头。

阮薇的脸埋在他胸前，听见这声音，一瞬间周身的所有感官都绷断了，她整个人像被抽空，渐渐觉得他的手没了力气。

她歇斯底里挣扎出来，抬头看他的脸，可叶靖轩被击中头部，额上的血溅出来，雾蒙蒙一片，挡住她的眼睛。

阮薇跪在地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满手都是温热的液体，她一个字一个字带着血磨着骨头才能说出来。

她疯了一样喊过不要开枪，她解释过叶靖轩不会伤害自己，可是说什么都晚了。

她终于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绝望，一秒而已，这一生通通烧尽了。

再之后，那场可怕的事故如何收尾，阮薇怎样也想不起来，她的神经自私地逃避了余下的画面，留给她的只有一片血红。

她不知道，芳苑这片地方早几年就枯了，有人苦心重修，投了人力物力，三年时间才想出办法，慢慢能把蔷薇都养起来。

她不知道，老宅里这会儿都让人备好婚纱请了人，他带着戒指来求婚，一时半刻都不想再等，今天一回去，她就是他的人。

她知道的事情太多，不得不走到这一步，可她知道的又那么少，甚至来不及回答叶靖轩最后那句话。

人这一生，很多事不过一念之差。

谁也没能熬过南省的艳阳，阮薇眼睁睁看着他死在面前。

后来那天的事演变成一段谣言，芳苑再也没有人敢去，没过多久它又成了郊外一座荒园。老人茶余饭后说一说，都怪叶三太狂妄，早晚是要折的。

只是说真的，谁也没想到他那样不可一世的人，最后折在一个女人身上。

阮薇离开南省那天去看过他，叶靖轩葬在自家墓园，叶家人恨不能把她活剐了，她势必不能再出现。阮薇因此执意背着人找了地方另建，留一座空墓，把那枚戒指埋下去，为他立碑。

她站了大半日，最后不得不走。

到这一步，墓碑不过是个念想，写什么其实都不重要，但她不肯从简，请了人，一笔一画刻上去。

落款是未亡人：叶阮薇。

# 第一章 浮生未歇

LOVE NEVER DIE

他声音太好听，一点一点顺着她的呼吸声往下说，让她突然想起过去看到过的画面，清晨的海岸线，远方灯塔上唯一的一束光。

“严老师说你不接电话，不放心，非要我过来看看你。”隔壁超市的赵姐推开门往里走，绕过大盆发财树，走到里边，探头探脑四处找人，“你今天忙？”

阮薇正蹲在地上松土，脱了手套过去找手机，抱歉地冲门边的人笑：“下午有人加急订了盆栽，我赶着弄好，没顾上。”

赵姐看她一个姑娘来回搬花土，直嚷着要让自己店里的男孩来帮忙，阮薇赶紧摆手说：“马上就完了，不沉。”

赵姐也就靠在门边看她，过了一会儿笑着说：“你家严老师人真好，温柔不说吧，每天连午饭都给你做好，就怕你忘了吃，找不到你就担心你的腿，老怕你又摔了……哎，和赵姐说说，是不是快结婚了？”

阮薇看手里的兰花，低下头找喷壶，翻了一阵才接话：“没有。”

“别逗了，我们店里天天看着，你们不是都同居……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听说你们都住一起的。”赵姐今天店里也不忙，一进来就好奇，聊起来没完。

阮薇拍拍手上的土回头解释：“严老师是我房东，真的，不是大家想的那样……当时我刚到沐城，半个月就住不起酒店了，这边大学校区多，租房子不容易，严老师当时刚好看到我的求租信息，算是缘分，他人好，帮了我大忙。”

赵姐觉得没意思，讪讪地又问了两句别的。阮薇正好站起来，慢慢搬花往外走，赵姐一边过去帮忙一边问：“挺好的姑娘，这腿……咳，我说话直，替你可惜，是小时候落下的吗？”

阮薇停了一下，这才想起自己的左腿，这么多年她都习惯了，平常走路并没觉得太明显，原来外人看着还是不一样。

她只好无所谓地点头：“差不多十岁的时候吧，出过意外，那时候条件不好，没能好好治，就有点跛。”

赵姐赶紧说不显眼，他们也是看久了才看出来的，只怕她心里不痛快。但阮薇似乎毫不在意，把客人要的盆栽都搬出去，又把赵姐劝走了。

阮薇忙完都过了下午两点，总算喘一口气，打电话等车来拉走。这一闲下来，人才觉得累，于是她隔着一层玻璃门，给自己泡了奶茶歇一歇。

这家花店很小，小到一开始挤在街上连个名字都没有，后来她有了一点生意，找人去修了门脸出来，想来想去，就写了个薇字在上边。

她没别的本事，腿又是这种情况，正常工作都找不到。她父亲早年是给叶家老爷子看花园的，她从会走路开始就跟着父亲种花种树，总算有点记忆。

岛上只有沐城的气候最舒服，这里的春天阳光和煦，天气远不如她出生的地方那么炎热，这里的四季分明，连花都养得好。如今她靠在这里，一门之隔，外边的街上人来人往，大多数都是附近的大学生，十八九岁，青春正当年。

这么好的日子，求也求不来。

花店里暗，光线照不进来，玻璃上便容易反光。阮薇盯着自己的轮廓，看着看着忽然想起过去。

那人十二岁就不老实，闹着和人打架，打到挂了彩，小孩之间的事上不得台面，叶叔最后出人去把他带回来，这才总算没吃亏。但他不知道抢了什么东西，死死握在手心里，谁去也不给看，就到阮薇面前，非要给她。最后阮薇拿到手，才看见是个小小的蔷薇吊坠。

那会儿都太小，不知道钱的概念。叶家三代单传唯一的男孩，养出来的脾气谁也奈何不了，他见到想要的东西二话不说就要给她抢回来。

那也是这样的日子，求也求不来。

阮薇忽然背过身不敢再看，她背靠着一整座沐城的日光，下意识握住手腕。

有些事已经不能用遗忘来强求，她从始至终都明白，她是个早该去死的人，却没有资格。

一阵出神，她一抬眼，街对面的人已经和她的影子重叠在一起，在玻璃上一动不动。她连呼吸都放低，手心发凉，仿佛可悲的猎物，下一秒就要被咬断脖子。

她扑到门边看。

明明有人站在那里看她，可等她拉开门，什么也没有。对街是间咖啡馆，名字很特别，叫做“等待戈多”，招牌不大，外边有一圈露天座椅，男男女女，谁也不是。

那杯奶茶渐渐端不住，阮薇深呼吸也于事无补，她颤抖着把杯子放到一边，冲到工具架旁边开始翻。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但如果不这样，她会停不下来，会开始看不见东西，她必须做点什么来弥补。

一片血，眼睛里都是他的血。

阮薇动作越来越快，疯了一样四处找，终于在最里边的花架上找到了小刀，她握着那把刀直冲自己割下去，手机突然响了。

刀子已经划破皮，一条细密的血线顿时涌出来。但那声音突如其来，一下打破了花店里的安静，阮薇一下像被惊醒了，慌张地扔了刀。

她怕疼，一清醒过来整个人疼得说不出话，咬牙捂着自己的手腕，踉跄着跑过去接电话，连声音都在发抖。

“阮薇？”另一端的男人好像也觉得不对，又问她，“饭吃了吗？”

阮薇盯着放冷的饭盒说吃了，然后抽了口气，总算忍下来。她看见伤口只在表面，松了手捂着自己的脸蹲下，靠住花架不再说话。

电话那边的人还在问她今天忙不忙，他下午只有一节课，可以早点回来帮她。但阮薇一直没接话，过了好久，她总算开口说：“不用，都忙完了，刚才没留意你来电话，都没事。”

严瑞笑起来，说了两句其他的，突然又想起什么：“对了，一直忘了说，这两天报箱有你的东西，我全放门口的杂志架上了，记得拿啊。”

阮薇“嗯”了一句，电话都要挂了，她想了一下又追问：“谁寄来的？是信还是什么？”

“纸袋子，写着你的名字，其他的我也没注意。”

当天晚上一切如常，阮薇暗中在手腕上贴了创口贴，又戴了几个梳头